宋元學案

巽齋學案表

- 歐陽守道（劉氏門人　晦翁再傳）
  - 文天祥
    - 王炎午
      - 劉省吾
    - 謝翺（梅邊同調）
  - 劉辰翁
    - 子　尙友
  - 鄧光薦
    - 張珪
  - 羅開禮
  - 張千載（並文山講友）
- 歐陽新（巽齋學侶）
  - 子　必泰
  - 子　逢泰
    - 孫　龍生
      - 曾孫　元（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附師田口

尹穀

邢天榮

董景舒

並忠叟講友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巽齋學案

祖望謹案巽齋之宗晦翁不知所自攷之滄洲弟子廬陵有歐陽謙之實嘗從遊巽齋其後人耶其遺書宗旨不可考見然巽齋之門有文山徑畈之門有疊山可以見宋儒講學之無負于國矣述巽齋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謝山所特立黃氏補本亦因序錄而補之然攷巽齋爲劉月澗門人月澗則江古心學侶也而序錄疑其爲歐陽希遜後人以爲晦翁再傳可耳

劉氏門人 晦翁再傳

著作歐陽巽齋先生守道

歐陽守道字公權吉州人初名巽自以更名應舉非是當祭必稱巽少孤貧無師自力于學年未三十翕然以德行爲鄉郡儒宗淳祐元年第進士授雩都主簿調贛州司戶守江文忠公作白鷺洲書院首致先生爲諸生講說湖南轉運副使吳子良聘爲嶽麓書院副山長先生初升講發明孟氏正人心承三聖之說學者悅服（梓材案此下有宗人仲齊至又薦必泰于當道九十餘字今改爲仲齊父子立傳于後）子良請先生復還吉州文忠入爲國子祭酒薦爲史館檢閱召試館職授祕書省正字歷遷祕書郎轉對言家給人足必使中外臣庶無復前日言利之風而後可以言罷先生徒步出錢塘門惟書兩篋而已度宗立特旨與祠少傅呂文德詔舉賢凡九十六

人先生與焉添差通判建昌軍以謝廟堂曰史贊大將軍不薦士今大將軍薦士矣而某何以得此于大將軍哉幸嘗蒙召擢備數三館異時或者謂其放廢無聊託身諸貴人虧傷國體則寧得而解願仍賜祠祿足矣遷著作郎卒家無一錢有易故文集從黃氏補本錄入

附錄

文文山祭先生文曰先生之學如布帛菽粟求爲有益于世用而不爲高談虛語以自標榜于一時先生之文如水之有源如木之有本與人臣言依于忠與人子言依于孝不爲蔓衍而支離先生之心其眞如赤子寧使人謂我迂寧使人謂我可欺先生之德其慈如父母常恐一人寒常恐一人飢而寧使我無卓

雖其與人也如和風之著物如醇醴之醉人及其義形于色如秋霜夏日有不可犯之威其爲性也如槃水之靜如佩玉之徐及其赴人之急如雷電風雨互發而交馳其持身也如履冰如奉盈如處子之自潔及其爲人也發于誠心摧山岳沮金石雖謗興毀來而不悔其所爲天子以爲賢搢紳以爲善類海內以爲名儒而學者以爲師鳳翔千仞遰增擊而去之奈何一壓而不復支以先生仁人之心而不及試一郡以行其惠愛以先生作者之文而不及登兩制以彷彿乎盤誥之遺以先生之論議而不及與聞國家之大政令以先生之學術而不及朝夕左右獻納而論思抑竝而習之白首紛如也雖孔孟聖且賢猶不免與世而差池先生官一二著不爲小年六十五不爲夭有子有孫

而又何憾于斯死而死而所以不死者其文在名山大川詔百世而奚疑

巽齋學侶

講書歐陽先生新 附子必泰

歐陽新字仲齊巽齋先生宗人也及子必泰先寓居長沙聞巽齋至往訪之初猶未識也晤語相契巽齋即請于吳子良禮先生爲嶽麓書院講書先生講禮記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一章巽齋起曰長沙自有仲齊吾何爲至此踰年先生卒巽齋哭之慟自銘其墓又薦必泰于當道 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湖南通志載先生之父安時自廬陵徙瀏陽之馬渡遂爲瀏陽人先生以經學著元時以曾孫元官贈中奉大夫追封冀國公又案張文穆起巖爲歐陽龍生神道碑以先生之字爲仲齊荊溪吳公以禮聘爲講書因寓長

抄云

巽齋門人 晦翁三傳

忠烈文文山先生天祥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水人年甫弱冠理宗親拔進士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敢爲得人賀歷除直學士院累以䕺論罷援錢若水例致仕咸淳九年起爲湖南提刑因見故相江文忠公文忠奇先生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先生捧詔涕泣遂起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先生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

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德祐初除右丞相兼樞密使元兵至奉使軍前被拘亡入眞州泛海至溫州益王立拜右丞相以都督出兵江西兵敗被執囚于燕京四年不屈死柴市年四十七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媿 從黃氏補本錄入

御試策

臣聞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道聖人之道也分而言之則道自道天地自天地聖人自聖人合而言之則道一不息也天地一不息也聖人亦一不息也臣請溯其本源言之茫茫堪

輿坱圠無垠渾渾元氣變化無端人心仁義禮智之性未賦也人心剛柔善惡之氣未稟也當是時未有人心先有五行未有五行先有陰陽未有陰陽先有無極太極未有無極太極則太虛無形沖漠無眹而先有此道未有物之先而道具焉道之體也既有物之後而道行焉道之用也其體則微其用甚廣即人心而道在人心即五行而道在五行即陰陽而道在陰陽即無極太極而道在無極太極貫顯微兼費隱包小大通物我何以若此哉道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地中無往而非水天下無往而非道水一不息之流也道一不息之用也天以澄著則日月星辰循其經地以靖謐則山川草木順其常人極以昭明則君臣父子安其倫流行古今綱紀造化何莫由斯道也一日而

道息焉雖三才不能以自立道之不息功用固如此夫聖人體天地之不息者也天地以此道而不息聖人亦以此道而不息聖人立不息之體則斂于修身推不息之用則散于治人立不息之體則寓于致知以下之工夫推不息之用則顯于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驗立不息之體則本之精神心術之微推不息之用則達之禮樂刑政之著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猶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道之在天地則者常久而不息聖人之于道其可以頃刻息邪言不息之理者莫如大易莫如中庸大易之道至于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聖人之論法天乃歸之自强不息中庸之道至于溥博淵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聖人之論配天地乃歸之不息則久豈非乾之所以剛健中正純

粹精也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法天者亦以一不息中肅之所以高明博厚悠久無疆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配天地者亦以一不息以不息之心行不息之道聖人卽不息之天地也陛下臨政願治于茲歷年前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自朝而午今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至午而中此正勉强行道大有功之日也陛下勿謂數十年閒我之所以擔當宇宙把握天地未嘗不以此道至于今日而道之驗如此其迂且遠矣以臣觀之道猶百里之途也今日則適六七十之候也進于道者不可以中道而廢游于途者不可以中途而畫孜孜矻矻而不自已焉則適六七十里者固所以爲至百里之階也不然自止于六七十里之閒則百里雖近焉能以一武到哉道無淺功化行道者何可以

深爲迂道無速證效行道者何可以遲爲邃惟不息則能極道之功化惟不息則能極道之證效氣機動盪于三極之閒神采灌注于萬有之表要自陛下此一心始臣不暇遠舉請以仁宗皇帝事爲陛下陳之仁祖一不息之天地也康定之詔曰祗勤抑畏慶歷之詔曰不敢荒寧皇祐之詔曰緬念爲君之難深惟履位之重慶歷不息之心卽康定不息之心也皇祐不息之心卽慶歷不息之心也當時仁祖以道德感天心以福祿勝人力國家綏靜邊鄙寧謐若可以已矣而猶未也至和元年仁祖之三十三年也方且露立仰天以畏天變碎通天犀以救民生處賈黯吏銓之職擢公弼殿柱之名以厚人材以昌士習納景初減用之言聽范鎭新兵之諫以裕國計以强兵力以至講周禮

薄征綏刑而拳拳以盜賊爲憂選將帥明紀律而汲汲以西戎北狄爲慮仁祖之心至此而不息則與天地同其悠久矣陛下之心仁祖之心也范祖禹有言欲法堯舜惟法仁祖臣亦曰欲法帝王惟法仁祖法仁祖則可至天德願加聖心焉

臣聞帝王行道之心一不息而已矣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孜孜湯之慄慄文王之不已武王之無貳成王之無逸皆是物也三墳遠矣五典猶有可論者臣嘗以五典所載之事推之當是時日月星辰之順以道而順也鳥獸草木之若以道而若也九功惟敘以道而敘也四夷來王以道而來王也百工以道而熙庶事以道而康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蓋無一而不拜帝道之賜矣垂衣拱手以自逸于土階巖廊之上夫誰曰不可而

堯舜不然也方且考績之法重于三歲無歲而敢息也授歷之命嚴于四時無月而敢息也凜凜乎一日二日之戒無日而敢息也此猶可也授受之際而堯之命舜乃曰允執厥中夫謂之執者戰兢保持而不敢少放之謂也味斯語也則堯之不息可見已河圖出矣洛書見矣執中之說未聞也而堯獨言之堯之言贅矣而舜之命禹乃復益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之三言夫致察于危微精一之間則其戰兢保持之念又有甚于堯者舜之心其不息又何如哉是以堯之道化不惟驗于七十年在位之日舜之道化不惟驗于五十年祝阜之時讀萬世永賴之語則唐虞而下數千百年間天得以爲天地得以爲地人得以爲人者皆堯舜之賜也然則功化抑何其深證效抑

何其遲歟降是而王非固勞于帝者也太樸日散風氣日開人心之機械日益巧世變之乘除不息而聖人之所以綱維世變者亦與之相爲不息焉俗非結繩之淳也治非畫象之古也師不得不誓侯不得不會民不得不凝之以政士不得不凝之以禮內外異治不得不以采薇天保之治治之以至六典建官其所以曰治曰政曰禮曰教曰刑曰事者亦無非扶世道而不使之窮耳以勢而論之則夏之治不如唐虞商之治又不如夏周之治又不如商帝之所以帝者何其逸王之所以王者何其勞慄慄危懼不如非心黃屋者之爲適也始于憂勤不如恭己南面者之爲安也然以心而觀則舜之業業即堯之兢兢禹之孜孜即舜之業業湯之慄慄即禹之孜孜文王之不已武王之無

貢成王之無逸何莫非兢兢業業孜孜慄慄之推也道之散于宇宙間者無一日息帝王之所以行道者亦無一日息帝王之心天地之心也尚可以帝者之爲逸而王者之爲勞耶臣願陛下求帝王之道必求帝王之心則今日之功化證效或可與帝王一視矣

臣聞不息則天息則人不息則理息則欲不息則陽明息則陰濁漢唐諸君天資斂地位高使稍有進道之心則六五帝四三王亦未有難能者柰何天不足以制人而天反爲人所制理不足以御欲而理反爲欲所御陽明不足以勝陰濁而陽明反爲陰濁所勝是以勇于進道者少沮于求道者多漢唐之所以不唐虞三代也歟雖然是爲不知道者言也其閒亦有號爲知道

者矣漢之文帝武帝唐之太宗亦不可謂非知道者然而亦有議焉先儒嘗論漢唐諸君以公私義利分數多少爲治亂三君之心往往不純乎天不純乎人而出入乎天人之閒不純乎理不純乎欲而出入乎理欲之閒不純乎陽明不純乎陰濁而出入乎陽明陰濁之閒是以專務德化雖足以陶後元泰和之風然而尼之以黃老則鴈門上郡之警不能無外施仁義雖足以致建元富庶之盛然而過之以多欲則輪臺末年之悔不能免四年行仁雖足以開貞觀升平之治然而畫之以近效則紀綱制度曾不足爲再世之憑藉蓋有一分之道心者固足以就一分之事功有一分之人心者亦足以召一分之事變世道汙隆之分數亦係于理欲消長之分數而已然臣嘗思之漢唐以來

爲道之累者其大有二一曰雜伯二曰異端時君世主有志于求道者不陷于此則陷于彼姑就三君而言則文帝之心異端累之也武帝太宗之心雜伯累之也武帝雖得于道憲章六經統一聖眞不足以勝其神仙土木之私干戈刑罰之慘其心也荒太宗全不知道閨門之恥將相之誇末年遼東一行終不能以克其血氣之暴其心也驕雜伯一念憧憧往來是固不足以語常久不息之事者若文帝稍有帝王之天資稍有帝王之地步一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而鼂錯輩刑名之說未嘗一動其心是不累于雜伯矣使其以二三十年恭儉之心而移之以求道則後元氣象且將駸駸乎商周進進乎唐虞柰何帝之純心又間于黃老之清淨是以文帝僅得爲漢唐之令主而不得

一儕于帝王嗚呼武帝太宗累于雜伯君子固不敢以帝王事望之文帝不爲雜伯所累而不能不累于異端是則重可惜已臣願陛下監漢唐之迹必監漢唐之心則今日之功化證效將超漢唐數等矣

何謂天變之來民怨招之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人心之休戚天心所因以爲喜怒者也熙寧閒大旱是時河陝流民入京師監門鄭俠畫流民圖以獻且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圖來上料無一人以父母妻子遷移困頓皇皇不給之狀爲圖以進者覽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正欺君之罪上爲之罷新法十八事京師大雨八日天人之交閒不容穟載在經史此類甚多陛下以爲今之民生何

如邪今之民生困矣自瓊林大盈積于私貯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頻于營繕而民困自獻助疊見于豪家巨室而民困自和糴不開于閭閻下戸而民困自所至貪官暴吏視吾民如家雞圂家惟所咀啖而民困嗚呼東南民力竭矣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今尙可謂之不見乎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今尙可謂之小乎生斯世爲斯民仰事俯育亦欲各遂其父母妻子之樂而操斧斤淬鋒鍔日夜思所以斬伐其命脈者滔滔皆是然則臘雪靳瑞蟄雷愆期月犯于木星隕爲石以至土雨地震之變無怪夫屢書不一書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安民之道則民生既和天變或于是而弭矣

何謂人才之乏士習蠱之也臣聞窮之所養達之所施幼之所

學壯之所行今日之修于家他日之行于天子之庭者也國初諸老嘗以厚士習爲先務寧收落韻之李迪不取鑿說之賈邊寧收直言之蘇轍不取險怪之劉幾建學校則必欲崇經術復鄉舉則必欲參行藝其後國子監取湖學法建經學治道邊防水利等齋使學者因其名以求其實當時如程頤徐積呂希哲皆出其中嗚呼此元祐人物之所從出也士習厚薄最關人才從古以來其語如此陛下以爲今之士習何如邪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則授其句讀擇其不戾于時好不震于有司者俾熟復焉及其長也細書爲工累牘爲富持試于鄉校者以是校藝于科舉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車馬也以是父兄之所教詔師友之所講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于流俗

者幾何人哉心術既壞于未仕之前則氣節可想于既仕之後以之領郡邑如之何責其爲卓茂黃霸以之鎭一路如之何責其爲蘇章何武以之叓朝紳如之何責其爲汲黯望之奔競于勢要之路者無怪也趨附于權貴之門者無怪也牛維馬縶狗苟蠅營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無怪也悠悠風塵靡靡媮俗清芬消歇濁滓橫流惟皇降衷秉彞之懿萌糵于牛羊斧斤相尋之衝者其有幾哉厚今之人才臣以爲變今之士習而後可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淑士之道則士風一淳人才或于是而可得矣

何謂兵力之弱國計屈之也謹按國史治平閒遣使募京畿淮南兵司馬光言邊臣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巳倉庫之衆

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願罷招禁軍訓練舊有之兵自可備禦臣聞古今天下能免于弱者必不能免于貧能免于貧者必不能免于弱一利之興一害之伏未有交受其害者今之兵財則交受其害矣自東海城築而調淮兵以防海則兩淮之兵不足自襄樊復歸而抨荆兵以城襄則荆湖之兵不足自腥氣染于漢水冤血濺于寶峯而正軍忠義空于死徙者過半則川蜀之兵又不足江淮之兵又抽而入蜀又抽而實荆則下流之兵愈不足矣夫國之所恃以自衛者兵也而今之兵不足如此國安得而不弱哉扶其弱而歸之強則招兵之策今日直有所不得已者然召募方新調度轉急問之大農大農無財問之版曹版曹無財問之餉司餉司無財自歲幣銀絹外未聞有畫一策

爲軍食計者是則弱矣而又未免于貧也陛下自□肝鬲近又創一安邊太平庫專一供軍此藝祖積縑帛以易賊首之心也仁宗皇帝出錢帛以助兵革之心也轉易之閒風釆立異前日之弱者可強矣然飛芻輓粟給餉餽糧費于兵者幾何而琳宮梵宇照耀湖山土木之費則漏卮也列竈雲屯樵蘇後爨費于兵者幾何而霓裳羽衣靡金飾翠宮庭之費則尾閭也生熟口券月給衣糧費于兵者幾何而量珠輦玉倖寵希恩戚畹之費則濫觴也蓋天下之財專以供軍則財未有不足者第重之以浮費重之以冗費則財始瓶罄而罍恥矣如此則雖欲足兵其何以給兵耶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節財之道則財計以充兵力或于是而可強矣

何謂敵寇之警盜賊因之也謹按國史紹興間楊幺寇洞庭連跨數郡大將王𤫊不能制時僞齊挾敵使李成寇襄漢幺與交通朝廷患之始命岳飛措置上流已而逐李成擒楊幺而荆湖平臣聞外之敵寇不能爲中國患而其來也必待内之變内之盜賊亦不能爲中國患而其起也必將納外之侮盜賊而至于通敵寇則腹心之大患也已今之所謂敵者固可畏矣然而逼我蜀則蜀帥策瀘水之勳窺我淮則淮帥奏維揚之凱狼子野心固不可以一捷止之然使之無得氣去則中國之技未爲盡出其下彼亦猶畏中國之有其人也獨惟舊海在天一隅逆雛穴之者數年于茲颶風瞬息一葦可杭彼未必不朝夕爲趨浙計然而未能焉短于舟疏于水懼吾唐島之有李寶在耳然洞

庭之湖煙水沈寂而浙右之湖濤瀾沸騰匼匝妖孽且謂有楊
么之漸矣得之京師之耆老皆以爲此寇出没倏閃往來翕霍
駕舟如飛運柂如神而我之舟師不及焉夫東南之長技莫如
舟師我之勝兀朮于金山者以此我之殲逆亮于采石者以此
而今此曹反挾之以制我不武甚矣萬一或出于楊么之計則
前日李成之不得志于荆者未必今日之不得志于浙也曩聞
山東荐饑有司貪市榷之利空蘇湖根本以資之廷紳猶謂互
易安知無爲其鄉道者一夫登岸萬事瓦裂又聞魏村江灣福
山三寨水軍輿販鹽課以資逆雛廷紳猶謂是以扞衛之師爲
商賈之事以防拓之卒開鄉道之門憂時識治之見往往如此
肘腋之蜂蠆懷袖之蛇蝎是其可以忽乎哉陛下近者命發運

兼憲合兵財而一其權是將爲滅此朝食之圖矣然屯海道者非無軍控海道者非無將徒有王燮數年之勞未聞岳飛八日之捷子太叔平苻澤之盜恐不如此長此不已臣懼爲李成開道地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弭寇之道則寇難一清邊備或于是而可寬矣

臣聞天久而不墜也以運地久而不隤也以轉水久而不腐也以流日月星辰久而常新也以行天下之凡不息者皆以久也中庸之不息即所以爲大易之變通大易之變通即所以驗中庸之不息變通者之久固肇于不息者之久也蓋不息者其心變通者其迹其心不息故其迹亦不息游乎六合之內而縱論乎六合之外生乎百世之下而追想乎百世之上神化天造天

運無端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天地之所以變通固自其不息者爲之聖人之久于其道亦法天地而已矣天地以不息而久聖人亦以不息而久外不息而言久焉皆非所以久也臣嘗讀無逸一書見其享國之久者有四君焉而其間三君爲最久臣求其所以久者中宗之心嚴恭寅畏也高宗之心不敢荒寧也文王之心無淫于逸于游于田也是三君者皆無逸而已矣彼之無逸臣之所謂不息也一無逸而其效如此然則不息者非所以久賦陛下之行道蓋非一朝夕之暫矣寶紹以求則涵養此道端平以來則發揮此道嘉熙以來則把握此道嘉熙而淳祐淳祐而寶祐十餘年閒無非持循此道之歲月陛下處此也庭燎未輝臣知其宵衣以待日中至昃臣知其玉食弗遑夜

漏已下臣知其丙枕無寐聖人之運亦可謂不息矣然旣往之不息者易方來之不息者難久而不息者易愈久而愈不息者難昕臨大廷百辟星布陛下之心此時固不息矣暗室屋漏之隱試一警省則亦能不息否乎日御經筵學士雲集陛下之心此時固不息矣宦官女子之近試一循察則亦能不息否乎不息于外者固不能保其不息于內不息于此者固不能保其不息于彼乍勤乍怠乍作乍輟則不息之純心間矣如此則陛下雖欲久則徵臣知中庸九經之治未可以朝夕見也雖欲通則久臣知繫辭十三卦之功未可以歲月計也淵蝟𧏙𧏙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此全在陛下自斟酌自執持頃刻之間不繼則徵久之功俱廢矣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臣聞公道在天地閒不可一日壅閼所以昭蘇而滌決之者宰相責也然扶公道者宰相之責而主公道者天子之事天子而侵宰相之權則公道已矣三省樞密謂之朝廷天子所與謀大政出大令之地也政令不出于中書昔人謂之斜封墨敕非盛世事國初三省紀綱甚正中書造命門下審覆尚書奉行宮府之事無一不統于宰相是以李沆猶得以焚立妃之詔王旦猶得以沮節度之除韓琦猶得出空頭敕以逐內侍杜衍猶得封還內降以裁僥倖蓋宰相之權尊則公道始有所依而立也今陛下之所以爲公道計者非不忍矣以資緣戒外戚是以公道責外戚也以裁制戒內司是以公道責內司也以舍法用例戒羣臣是以公道責外廷也雷霆發苏星日燭幽天下于此咸服

陛下之明然或謂比年以來大廷除授于義有所未安于法有所未便者悉以聖旨行之不惟諸司歷補上瀆宸奎而統師躐級閤職超遷亦以貧緣而得恩澤矣不惟姦贓湔洗上勞渙汗而選人通籍姦胥追刑亦以鑽刺而拜寵命矣甚至閭閻瑣屑之鬭訟皁隸猥賤之干求悉達內庭盡由中降此何等蟣蝨事而陛下以身親之大臣幾于爲奉承風旨之官三省幾于爲奉行文書之府臣恐天下之公道自此塞矣景祐間罷內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仁祖之所以主張公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事當閒出睿斷爲說嗚呼此亦韓絳告仁祖之辭也朕固不憚自有處分不如先盡大臣之慮而行之仁祖之所以諭絳者何說也柰何復以絳之說啓人主以奪中書之權是何心哉

宣靖間創御筆之令蔡京坐東廊專以奉行御筆爲職其後童貫梁師成用事而天地爲之分裂者數世是可鑒矣臣願陛下重宰相之權正中書之體凡內批必經由中書樞密院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臣聞直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頹靡所以光明而張皇之者君子責也然扶直道者君子之責而主直道者人君之事人君而至于沮君子之氣則直道已矣夫不直則道不見君子者直道之倡也直道一倡于君子昔人謂之鳳鳴朝陽以爲清朝賀國朝君子氣節大振有魚頭參政有鵰擊臺諫有鐵面御史軍國之事無一不得言于君子是以司馬光猶得以殛守忠之奸劉摯猶得以折李憲之橫范祖禹猶得以罪宋用臣張震猶得以

擊龍大淵曾覿蓋君子之氣伸則直道始有所附而行也今陛下之所以爲直道計者非不至矣月有供給是以直道望諫官也日有輪劄是以直道望廷臣也有轉對有請對有非時召對是以直道望公卿百執事也江海納汙山澤藏疾天下于此咸服陛下之量然或謂比年以來外廷議論于己有所未協于情有所未忍者悉以聖意斷之不惟言及乘輿上勤節貼而小小予奪小小廢置亦且寢罷不報矣不惟事關廊廟上煩調停而小小抨彈小小糾劾亦且宣諭不已矣甚者意涉區區之貂璫論侵瑣瑣之姻婭不恤公議反出諫臣此何等狐鼠輩而陛下以身庇之御史至于來和事之譏臺吏至于重訖了之報臣恐天下之直道自此阻矣康定閒歐陽修以言事出未幾卽召以

諫院至和間唐介以言事貶未幾即除以諫官仁祖之所以主張直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臺諫之勢日横爲疑嗚呼兹非富弼忠于仁祖之意也弼傾身下士寧以宰相受臺諫風旨弼之自處何如也奈何不知弼之意反啓人君以厭君子之言是何心哉元符閒置看詳理訴所而士大夫得罪者八百餘家其後鄒浩陳瓘去國無一人敢爲天下伸一喙者是可鑒矣臣願陛下壯正人之氣養公論之鋒凡以直言去者悉召之于霜臺烏府中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西澗書院釋菜講義

易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中心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無妄之謂誠三者一道也夫所謂

德者忠信而已矣辭者德之表則立此忠信者修辭而已矣德是就心上說業是就事上說德者統言一善固德也自其一善以至于無一之不善亦德也德有等級故曰進忠信者實心之謂一念之實固忠信也自一念之實以至于無一念之不實亦忠信也忠信之心愈持養則愈充實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修辭者謹飭其辭也辭之不可以妄發則謹飭之故修辭所以立其誠誠即上面忠信字居有守之之意蓋一辭之誠固是忠信以一辭之妄閑之則吾之業頓隳而德亦隨之矣故自其一辭之修以至于無一辭之不修則守之如一而無所作輟乃居業之義德業如形影德是存諸中者業是德之著于外者上言進下言修業之修所以爲德之表也上言修業下言修辭辭之修即

業之修也以進德對修業則修是用力進是自然之進以進德對居業則進是未見其止居是守之不變惟其守之不變所以未見其止也辭之義有二發于言則爲言辭發于文則爲文辭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雖若歧爲四者然文行安有離乎忠信有忠信之行自然有忠信之文能爲忠信之文方是不失忠信之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則忠信進德之謂也言忠信則修辭立誠之謂也未有行篤敬而言不忠信者亦未有言不忠信而可以語行之篤敬者也天地間只一箇誠字更顚撲不破觀德者只觀人之辭一句誠實便是一德句句誠實便是德進而不可與人之于其辭也其可不謹其口之所自出而苟爲之哉嗟乎聖學寖遠人僞交作而言之無稽甚矣誕謾而無當謂之大言

悠揚而不根謂之浮言浸潤而膚受謂之游言遁天而倍情謂之放言此數種人其言不本于其心而害于忠信不足論也最是號爲能言者卒與之語出入乎性命道德之奧宜若忠信人也夷考其私則固有行如狗彘而不掩焉者而其于文也亦然滔滔然寫出來無非貫串孔孟引接伊洛辭嚴義正使人讀之肅容斂衽之不暇然而外頭如此中心不如此其實則是脫空誑謾先儒謂這樣無緣做得好人爲其無爲善之地也外面一幅當雖好裏面卻踏空永不足以爲善蓋由彼以聖賢法語止可借爲議論之助而使之實體之于其身則曰此迂闊也而何以便吾私是以心口相反所言與所行如出二人嗚呼聖賢千言萬語教人存心養性所以存養此眞實也豈以資人之口講

而已哉俗學至此遂使質實之道衰浮僞之意勝而風俗之不競從之其陷于惡而不知反者旣以安終其身而方來之秀習于其父兄之教良心善性亦漸漬汨沒而墮于不忠不信之歸昔人有言今天下溺矣吾黨之士猶幸而不盡溺于波頹瀾倒之衝纓冠束帶相與于此求夫救溺之策則如之何噫宜亦知所勉矣或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積之自然如此豈卒然旦暮所及哉今有人焉平生無以議爲而一日警省欲于誠學旋生用工夫則前妄猶可贖乎曰無傷也溫公五六歲時一婢子以湯脫胡桃皮公給其女兄曰自脫也公父呵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公自是不敢謾語然則溫公腳踏實地做成九分人蓋自五六歲時一覺基之猶未免一語之疵也元城事溫公凡五年得

一語曰誠請問其目曰自不妄語入元城自謂予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櫽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然則元城造成一箇言行一致表裏相應蓋自五年從遊之久七年持養之熟前乎此元城猶未免乎掣肘矛盾之媿也人患不知方耳有能一日渙然而悟盡改心志求爲不謾不妄日積月累守之而不懈則凡所爲人僞者出而無所施于外入而無所藏于中自將消磨泯沒不得以爲吾之病而縱橫妙用莫非此誠範之君子在是矣或曰誠者道之極致而子直以忠信訓之反以爲入道之始其語誠若未安曰誠之爲言各有所指先儒論之詳矣如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即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蓋指實理而言也如所謂聖誠而已矣即中

庸所謂天下至誠指人之實有此理而言也溫公元城之所謂誠其意主于不欺詐無矯僞正學者立心之初所當從事非指誠之至者言之也善學者其自溫公元城之所謂誠則由從之君子以至于中庸之聖人若大路然夫何遠之有不敏何足以語誠抑不自省察則不覺而陷于人僞之惡是安得不與同志極論其所終以求自拔于流俗哉愚也請事斯語諸君其服之無斁

正氣歌幷序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閒短窄汙下而幽暗當此夏日諸氣萃然雨潦四集浮動牀几時則爲水氣塗泥半潮蒸漚歷瀾時則爲土氣乍晴暴陰風道四塞時

則爲日氣簷陰薪爨助長炎虐時則爲火氣倉腐寄頓陳陳逼人時則爲米氣駢肩雜遝腥臊汗垢時則爲人氣或圊溷積臭毀屍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爲穢氣疊是數氣當之者鮮不爲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于茲二年矣審如是殆有養致然爾然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況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

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旁薄凛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係命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闃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驥同一皁雞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嗟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附錄

王炎午祭丞相文曰嗚呼扶顛持危文山諸葛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倡義舉勇文山張巡殺身不異而公秉鈞名相烈士合爲

一傳三千年閒人不兩見事繆身執義當勇決祭公速公童子易簀何知天意佑忠憐才留公一死易水金臺乘衆捐軀壯士其或入而不易雪松霜柏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難回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髮侍中之血日月韜光山河改色生爲名臣死爲列星不然勁氣爲風爲霆干將莫邪或寄貝冶出世則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轉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邪

博士劉須溪先生辰翁附子尚友

劉辰翁字會孟號須溪廬陵人也巽齋弟子以進士對策言濟邸無後可慟忠良戕害可傷風節不競可憾賈似道惡之置丙第以親老請濂溪書院山長後以江文忠公萬里薦除太學博士固辭宋亡逃之方外子尚友世其學從黃氏補本錄入

侍郎鄧中齋先生光薦

鄧光薦字中父廬陵人文丞相門友也少負奇氣以詩名世登進士第江文忠屢薦不就後客文氏贊募勤王挈家入閩一門十二口同時死賊火中乃隱翳厓山不數日厓山潰先生赴海者再輒輒不死敵人援出之元帥張宏範改容以待後同文丞相送燕京至建康因丞相于驛中而寓先生于天慶觀得從黃冠歸丞相賦詩三章送別丞相嘗與其弟書曰鄧先生真知吾心者吾銘當以屬之 參吉安府志

雲濠謹案吉州人文紀謂文宋瑞鄧中義劉會孟皆出巽齋之門文山須溪其名甚著中義當即中父父訛爲又又訛爲義耳萬姓統譜又作中甫云累官禮部侍郎權直學士殆隨至厓山所授耶

教授羅水心先生開禮

羅開禮字正甫永豐人袁州教授江上兵起文丞相辟知永豐倡義以仗大節連兵鄒渢駐師永豐吉贛軍潰元兵追及空坑丞相幸脫大索先生坐隱巖中執囚吉安不屈八日不食而死丞相爲制服慟哭祭之　同上

雲濠謹案解學士序羅氏族譜作用理字正甫是爲水心先生景定中舉于太學不屈時年已八十矣

張先生千載

張千載字毅甫廬陵人與文文山友文山貴時屢辟不出及文山被執北上過吉州先生涕出相見曰丞相往千載亦往往即寓文山囚所近側三年供送飲食無缺又密造一櫝文山授命日即藏其首及懷南歸付其家安葬　參輟耕錄

仲齊家學

學錄歐陽先生逢泰

歐陽逢泰字忠叟仲齊次子儒術行業師表一方從學者常數百人科第相屬薦爲潭州學錄安撫司檄履學田堙沒者登故額士廩以羨廬陵羅子遠在教授席賴其佐助爲多晚年究心太元作律歷統元圖書數十卷因得渴疾未脫槀卒元至元初以孫元官贈中順大夫追封渤海伯參張文穆文

忠叟講友

知州尹務實先生穀

尹穀字耕叟長沙人性剛直莊厲初處郡學士友皆嚴憚之中年登第調常德推官知崇陽縣所至廉正有聲丁內艱居家教

援不改儒素日未出授諸生經及朱氏四書士雖有才思而不謹飭者擯不齒諸生隆暑必盛服端居終日夜滅燭始免巾幘早作必冠而後出帷行市中市人見其舉動有禮相謂曰是必尹先生門人也詰之果然晚入李庭芝制幕用薦擢知衡州需次于家潭城受兵帥臣李芾禮以爲參謀共畫備禦策芾率民死戰援兵不至先生知城危召弟岳秀使出以存尹氏祀已乃積薪扃戶朝服望闕拜已先取歷官告身焚之即縱火自焚闔門少長皆死焉芾聞之命酒酹之曰尹務實男子也先我就義矣務實先生自號也初潭士以居學肄業爲重州學生月試積分高等升湘西嶽麓書院生又積分高等升嶽麓精舍生潭人號爲三學生兵興時三學生聚居州學猶不廢業先生死諸生

數百人往哭之城破多感激死義者參史傳

邢先生天榮

董先生景舒合傳

邢天榮董景舒皆湮州人宋以詞賦取士季年惟閩浙賦擅四方二先生與同郡尹穀歐陽逢泰諸人爲賦體裁務爲典雅每出一篇士爭學之由是湖賦與閩浙頡頏同上

文山門人䖍翁四傳

上舍王梅邊先生炎午

王炎午字鼎翁安福人爲上舍生會文山舉義兵乃杖策謁見尋以母憂家居而文山被執先生爲生祭文以速其死隱居不仕號梅邊先生所著有吾汶稾參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生祭丞相文自稱里學生舊太學觀化齋生

梅邊同調

參軍謝晞髮先生翺 別見龍川學案

鄧氏門人

承旨張澹庵先生珪

張珪字公瑞定興人淮陽獻武王宏範之子也至元十六年獻武平廣海宋禮部侍郎鄧中父光薦將赴水死獻武救而禮之命先生受學中父嘗遺一編書目曰相業語之曰熟讀此後必賴其用歷拜中書平章政事丞相拜住問宰相之體何先先生曰莫先于格君心莫急于廣言語又拜中書平章政事泰定元年帝始開經筵令左丞相與先生領之先生進翰林學士吳澄

等以備顧問自是辭位甚力猶封蔡國公知經筵事又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四年卒嘗自號曰濟庵參史傳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張珪功臣宏範子也中齋弟子中齋蓋即中父之號也

忠叟家學

教授歐陽先生龍生附師田口

歐陽龍生字成叔忠叟子從醴陵田氏受春秋三傳試國學以春秋中第二至元丙子侍其父還瀏陽左丞崔斌召之以親老辭居山十有七年瀏有文靖書院祠龜山楊時淪廢已久部使者至謀復其舊授先生爲山長升堂講孟子承三聖章言龜山傳周程學而及豫章延平紫陽朱子實承道統其功可配孟子山林老儒聞講道之復至爲出涕秩滿改本州教授遷道州路

教授朔望率諸生謁濂溪祠祠東爲西山精舍祠蔡元定先生

爲修其祠卒年五十有七以子元爵追封渤海郡侯加封冀國

公參張文穆文

文公歐陽圭齋先生元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王氏門人晦翁五傳

劉先生省吾

劉省吾廬陵人王炎午門人歐陽元揭傒斯從之得吾汶稾參遺民錄

宋元學案卷八十八終

介軒學案表

董夢程 槃澗從子勉齋蒙齋門人晦翁清江江氏再傳

族弟鼎 —— 族子真卿 見下雙湖門人

沈貴珤 —— 胡方平 見上介軒門人
　　　　　范啟
　　　　　程若庸 別見雙峯學案

胡方平 —— 子一桂 —— 董真卿 —— 子僎

許月卿 —— 江凱 附汪炎昶
　　　　　程榮秀

齊魯將 山屋講友

董琮

程正則——程時登——許瑤

並槃澗門人晦翁再傳

余季芳——子芑舒——孫濟——曾孫仲敬

介軒同調

王希旦

朱洪範——胡斗元——子炳文——程仲文

附師胡師夔

附族子淀

陳廷玉

王偁——張以忠

鄭四表

趙謙

詳見明儒學案

曹涇　　子希文

並晦翁續傳　馬端臨

宋元學案卷八十九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介軒學案

祖望謹案勉齋之傳尙有自鄱陽流入新安者董介軒一派也鄱陽之學始于程蒙齋董槃澗王抽齋而多卒業于董氏然自許山屋外漸流爲訓詁之學矣述介軒學案梓材

案黎洲原本稱新安學案謝山始易爲介軒

黃程門人　朱江再傳

州判董介軒先生夢程

董夢程字萬里號介軒鄱陽人槃澗先生銖之從子也初學于槃澗與程正思其後學于勉齋開禧進士朝散郎欽州判所著詩書二經大爾雅通釋修

雲濠謹案梨洲原傳云官朝奉大夫知欽州著尚書毛詩訓釋謝山云按諸書皆云介軒學于勉齋兼得槃澗之傳

槃澗門人晦翁再傳

董復齋先生琮

董琮字玉振德興人也槃澗弟子學者稱為復齋先生有書傳疏義復齋集補

程古山先生正則

程正則號古山槃澗徒也程時登師之補

介軒同調

司法余桃谷先生季芳

余季芳字子初德興人也少孤力學淳祐丁未進士言于吏部曰受訓慈幃願明家學敘榮干祿實非初心即竊收名志求歸養部臣以聞敕報曰謝名乞養臣子良心欲勵孝廉宜從所願特授九江司法以榮之先生歸講道授徒與董介軒昌明朱子之緒弟子稱爲桃谷先生所著有桃谷尚書義桃谷集 補

晦翁續傳

朱小翁先生洪範 附師胡師夔

朱洪範號小翁朱子從孫胡孝善之父易簡居士師夔實授易學于先生 參戴剡源集

主簿曹宏齋先生涇 附子希文

曹涇字清甫休寧人八歲能通誦五經咸淳戊辰丙科授昌化簿博學知名馬端臨嘗師事之入元爲紫陽書院山長卒年八十有二所著有講議四卷書稾文稾韻稾儷稾各五卷餘如服膺錄讀書記嘗見泣血錄過庭錄課餘雜記曹氏家錄古文選等書藏于家子希文（梓材案安徽通志作仲堅當是其字）能著書有詩文講義二卷通鑑日纂二十四卷（參姓譜）

介軒家學（朱江二傳）

董深山先生鼎

董鼎字季亨鄱陽人介軒之族弟也（雲濠案一作介軒從）其自序曰鼎生也晚于道未聞賴族兄介軒親受學于勉齋榘淵故再傳而鼎獲私淑焉別號深山所著尚書輯錄纂註六卷草廬極稱之其

采拾諸家極博不守一師之說有功于何書者也雲濠案一本云有四書疏義詩書二經訓釋孝經大義深山書院崇祀之

子眞卿

介軒門人

沈毅齋先生貫珤

沈貫珤字誠叔德興人也介軒高弟有正蒙疑解四書及諸經說學者稱爲毅齋先生修

胡玉齋先生方平

胡方平號玉齋婺源人早受易于董介軒繼師沈貫珤精研易旨沈潛反復二十餘年而後著書發明朱子之蘊其言曰朱子言易開卷之初先有一重象數而後易可讀啓蒙四篇其殆明象數以爲讀本義而設者與象出于圖書而形于卦畫則上足

以該太極之理而易非淪于無體數衍于蓍策而達于變占則下足以濟生人之事而易非荒于無用于是本義一書如指諸掌也子一桂

提舉許山屋先生月卿

許月卿字太空婺源人初從董介軒遊已受學于魏鶴山登淳祐甲辰進士授濠州司戶參軍歷本州教授臨安府學教授幹辦江西提舉常平事召試館職罷歸未幾復召而元軍已下錢塘先生深居一室但書范粲寢所乘車數字五年不言而卒蓋至元二十三年也年七十謝疊山嘗書其門云要看今日謝枋得便是當年許月卿先生在朝當事有戒以和平勿過剛者先生曰大臣宰相以此取士特末之思耳夫和平以從我豈不能

和平以從人勿過剛以順我豈不能勿過剛以順人靖康士大夫率山此道許某只是一許某決不能枉道以事人也時人稱之曰山屋先生

宗羲案新安之學自山屋一變而爲風節蓋朱子平日剛毅之氣凜不可犯則知斯之爲嫡傳也彼以爲風節者意氣之未融而以屈曲隨俗爲得眞邪說之誣民者也先師嘗言東海之風節一變至道其有見于此乎

山屋講友

縣令齊先生魯瞻

齊魯瞻字興龍徽州人也成寶祐進士不知其官爵雲濠案饒州德興有齊興隆字昕翁景定進士蒲圻令元兵南下佩印以歸嘗與許山屋說易陳定宇稱之

古山門人 晦翁三傳

太學程先生時登

程時登字登庸樂平人也德與程正則從學董槃澗以私淑朱子先生從之遊雲濠案謝山劄記云時登與馬端臨善著周易啓蒙輯錄大學本末圖說中庸中和說太極通書西銘互解諸葛八陳圖通釋律呂新書贅述臣鑒圖孔子世系圖深衣翼感興詩講義古詩訂義閻法贅語文章原委咸淳中入太學宋亡不仕補

余氏家學

余息齋先生芑舒

余芑舒號息齋桃谷子也深山董氏父子與新安胡玉齋父子爲朱子之學先生和之雲濠案黎洲原傳云息齋亦介軒深山之學侶也時稱宿儒四家日雙湖胡一

桂定字陳樸其一朗先生其一為王奕初希旦每日讀書暇則整襟端坐謂弟子曰讀書須虛心熟讀其味無窮及早了悟身心閑事自有受用其詩曰何人解管身中事今我纔知學有源養得心原身事畢春花秋月共忘言辟補學錄不就臨卒口吟東坡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之句以告後人所著有讀蔡氏書傳疑書傳解易解讀孝經刊誤息齋集修

余谷雲先生濟

余濟字心淵息齋子也少承家學元初累辟不就嘗有詩曰白首黃塵送隙駒那知靜處有工夫幽人世念如秋葉萬樹西風一點無可以知其所存矣所著有谷雲集補

徵君余靜學先生仲敬

余仲敬號靜學息齋孫也世傳朱子之學絕意仕進以道自任江淮兵起里中豪傑亦欲舉事共諮之以爲不可乃止避亂深山流離顛沛講學不輟嘗遇山賊亦知爲賢者而舍之其于理學經濟之道靡不究竟而以主靜爲本嘗曰未有憧憧往來而其中能存者也太守陶安重之入薦于朝累徵不起所著有讀書日錄靜學先生文集補

余氏門人

隱君王葵初先生希旦

王希旦號葵初德興人也隱居學道自以本宋人不欲仕嘗曰予生于宋不可忘所自長于元亦嘗蒙其恩非元非宋何去何從惟是飢則食倦則眠不飢不倦則讀古聖賢之書而箋釋之

先生師事桃谷余先生而與息齋爲同門友所著有易通解尚書通解五經日記補

小翁門人

孝善胡先生斗元

胡斗元字聲遠婺源人也受易學于朱子從孫洪範學者稱爲孝善先生嘗謂乾專言善性也坤兼言善不善情也乾之善世吾無及已坤之積善吾庶幾勉之參姓譜

曹氏門人

教授馬竹洲先生端臨

馬端臨字貴與樂平人父廷鸞宋咸淳中官右丞相時休寧曹涇精詣朱子學先生從之遊師承有自以蔭補承事郎宋亡不

仕著文獻通考自唐虞至南宋補杜佑通典之闕二十餘年而成仁宗延祐四年遣眞人王壽衍尋訪有道之士至饒州路錄其書上進詔官爲鏤板以廣其傳仍令先生親齎所著稾本赴路校勘英宗至治二年始竣工先是留夢炎爲吏部尚書與先生之父在宋爲同相召致先生欲用之以親老辭及父卒稍起爲慈湖柯山二書院山長教授台州路三月引年終于家從黃氏補本錄入

文獻通考自序

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迹則于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

良史作爲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書表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爲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至司馬溫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紀述萃爲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于理亂興衰而畧于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簡編浩如烟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竊嘗以爲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爲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豫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歛選舉之規以及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

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溫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後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嘗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傳習者少魏嘗屬稾而未成書今行于世者獨杜氏之書耳天寶以後蓋闕焉有如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爲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畧則夫節目之間未爲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之于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貢貢乃包篚之屬非

可雜之于稅法之中也乃若敘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敘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汨敘兵則盡遺賦調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迹諸如此類寧免小疵至夫天文五行藝文歷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馬班二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范氏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封建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以敘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放之而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蓋歷代之統紀典章係焉而杜書亦復不及則亦未為集著述之大成也愚自早歲蓋嘗有志綴緝顧百罹薰心三餘少暇吹竽已濫汲綆不修豈復敢以斯文自詭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徵釋者曰文典籍也獻賢人也生乎

千百載之後而欲尚論千百載之前非史傳之實錄具存可以稽考儒先之緒言未遠足資討論雖聖人亦不能臆爲之說也竊伏自念業紹箕裘家藏墳索插架之收儲趨庭之問答其于文獻蓋庶幾焉常恐一旦散佚失墜無以屬來哲是以忘其固陋輒加考評旁搜遠紹門分彙別曰田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職役曰征榷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俱放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跡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元未有論述而采摭諸書以成之者也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以歷代會要及百家傳記之書

信而有徵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錄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紀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以己意附其後焉命其書曰文獻通考爲門二十有四爲卷三百四十有八其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則各以小序詳之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于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于典故者不能爲也陳壽號善敘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紀傳而不克作志重其事也況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學陋識操觚竄定其間雖復窮老盡氣劌目鉥心亦何

所發明聊輯見聞以備遺亡爾後之君子儻能芟削繁蕪增廣闕畧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覆車之媿庶有志稽古者或可考焉

梓材謹案先生傳及自序黄氏補本列胡熊諸儒學案以其與程登庸友善而並爲朱學也附入是卷

深山家學朱江四傳

董先生真卿見下雙湖門人

毅齋門人

胡玉齋先生方平見上介軒門人

隱君范求邇先生啟

范啟字邇發一字求邇口口人博學窮理沈毅齋高弟也高尚不樂仕進理宗末嘗徵之不起所著有雞肋漫錄管錐志井觀

雜說

山長程徽庵先生若庸別見雙峯學案

玉齋家學

鄉舉胡雙湖先生一桂

胡一桂字庭芳婺源人玉齋子生而穎悟好讀書尤精于易年十八領景定甲子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得朱氏原委之正嘗入閩博訪諸名士建安熊禾去非方讀書武夷山中與之上下議論歸而著書遠近師之號雙湖先生百家記

周易本義附錄纂疏啟蒙翼傳序

朱子于易有本義有啟蒙其書則古經其訓解則主卜筮所以發明四聖人作經之初旨至于專論卦畫蓍策則本圖書以首

之考變占以終之所以開啟蒙昧而爲讀本義之階梯大抵皆易經之傳也先君子懼愚不敏既爲啟蒙通釋以誨之愚不量淺陋復爲本義附錄纂疏以承先志今重加增纂之餘又成翼傳四篇者誠以去朱子纔百餘年而承學寖失其眞如圖書已釐正矣復承劉牧之謬者有之本義已復古矣復循王弼之亂者有之卜筮之數灼如丹青矣復祖尙玄旨者又有之若是者詎容于得已也哉故日月圖書之象數明天地自然之易彰矣卦爻十翼之經傳分羲文周孔之易辨矣夏商周之易雖殊而所主同于卜筮古易之變復雖艱而終不可逾于古傳授傳注雖紛紛不一而專主理義者若卜筮上推理義之爲宜夫然後舉要以發其義而辯變象占尤所當講明筮以稽其法而左傳

諸書皆所當備辨疑以審其是而河圖洛書當務爲急凡此者
固將以羽翼朱子之易由朱子之易以參透乎羲文周孔之易
也若夫易緯京焦玄虛以至經世皇極內篇等作自邵子專用
先天卦外餘皆易之支流餘裔苟知其概則其列諸外篇固宜
而朱子之易卓然不可及者又可見矣抑又有說朱子嘗曰易
只是卜筮之書木非以設敎然今凡讀一卦一爻便如筮所得
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又求其理之所以然者而施之身心家
國天下皆有所用方爲善讀是故于乾坤當識君臣父子之分
于咸恆當識夫婦之別于震坎艮巽離兌當識長幼之序于麗
澤兌當識朋友之講習以至謹言語節飮食當有得于頤懲忿
窒慾遷善改過當有得于損益不諂不瀆以謹上下之交安其

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以爲全身之道當有得于大傳卽此而推隨讀而受用焉是則君平依忠依孝之微意也雖曰端策而筮其根柢所在亦何以尙此

文王作易爻辭辯

馮厚齋解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云箕字蜀本作其字此繼統而當明揚之時之象其指大君當明揚之時而傳之子則其子亦爲明夷矣又謂文王作爻辭移置君象于上六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況明夷之主六五在下而承之明夷之主之子之象也子繼明夷之治利在于貞明不可以復夷也後世以其爲箕遂傳會于文王與紂事甚至以爻辭爲周公作而非文王蓋箕子之囚奴在文王羑里之後方演易時箕子之明未夷也李隆

山深然其說謂班馬只言文王演卦爻曰八更三聖世歷三古止言包羲文王孔子未嘗及周公也馬融陸績王肅姚信始有周公作爻辭之說絕不經見孔穎達始引韓宣子見易象與魯春秋而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爲周公爻辭之證審爾謂周公作爻辭可也而春秋又將屬之周公乎此論確矣愚則謂以爻辭爲文王作固自有據況夫子唯曰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紂之時乎是故其辭危未嘗及周公則所謂辭者安知非卦爻之辭邪愚固已疑之矣然考箕子囚奴誠在文王羑里之後文王決無豫言之理而隨之王用亨于西山升之王用亨于岐山又誠類太王文王之事夏商之王未有亨于岐山者朱子解作卜祭山川之義諸侯祭境內山川亦止二王爲侯時事以此觀

之則爻辭未必果文王所作而韓宣子見易象之言誠可證也隆山辯魯春秋之說蓋自不曉其義耳宣子本意見易象則知周公之德見魯春秋則知周之所以王也周之王猶能爲春秋之時之主義甚昭然若厚齋因蜀本其字之誤盡疑天下之本反改而從之尤有所未可前漢趙賓正蜀人解明夷六五箕子爲荄茲則蜀本箕字初未嘗作其字況厚齋謂父嘗將世而傳子故其子亦爲明夷歷考前古惟堯舜老而舜禹攝此乃明德相繼夏商之王未見父在而子立者惟桀紂可當明夷之主其肯遽傳之子乎禹氏見後世北齊末主前宋徽欽而有是說謂文王作爻辭乃取此義乎爻辭稱帝乙箕子曰是一例況明夷箕子之稱又自有夫子彖傳爲之證據彖傳利艱貞箕子以之

之辭與爻辭箕子之明夷利貞之辭正相應焉可傅會爲本一字之誤以證爻辭爲非周公作哉愚故不能無辯以祛讀者之惑

易文言辯

或疑文言非夫子作蓋以第一節與穆姜之言不異本義以爲疑古有此語穆姜稱之夫子亦有取焉得之矣然猶以爲疑古有之初亦未嘗質言之者若嘗妄論之曰若果如或疑則何止文言雖大象亦謂之非夫子作可也何者八卦取象雖多而其要則天地山澤雷木風水雲泉雨火雷日今考文王彖辭自震雷之外離雖取象于日而未嘗象火周公爻辭自巽木離日之外雖三取兩象亦未嘗專取坎他則未之聞焉至夫子翼易始

列八卦之象而六十四卦大象于是乎始各有定屬如是則夫子以前凡引易者不當有同焉可也而左傳所載卜筮之辭多取八物之象此皆在夫子之前而引易以占者如此若然則大象亦謂之非夫子作可也謂夫子以前原有可也謂夫子作者非也今欲知其果作于夫子而無疑其將何說以證嘗反覆思之而得其說春秋夫子筆削之經也左傳春秋經傳也夫子繫易實在作春秋之前絕筆于獲麟蓋不特春秋之絕筆亦諸經之絕筆也左氏生夫子之後尊信夫子春秋始爲之傳由此觀之謂易有取于左傳乎抑左傳有取于易也又況左傳所載當時語其事則髣髴其文多出于自爲如呂相絕秦書今觀其文法要皆左氏之筆而穆姜爲人淫慝迷亂安得自知其過而有

此正大之言如棄位而姣等語決知非出于其口如是則四德之說是左氏本文言語作爲穆姜之言明矣至若占辭多取諸八物亦非當時史氏語實左氏本夫子大象以文之一時不暇詳審遽以夫子所作之象爲夫子以前之人之辭也又如國語載司空季子爲晉文公占得國之辭又不特取諸八物且有及于坎勞卦之說如是則林與說卦亦謂之非夫子作可乎大抵居今之世讀古聖人書只當以經證經不當以傳證經若經有可疑他經無證闕之可也何況夫子十翼其目可數今乃因傳文反致疑于經可乎愚以是知文言大象眞夫子作而左氏所引不足爲惑故不得不辯

三皇之號昉于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不指其名次則見于秦博士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議秦去古未遠三皇之稱此或庶幾焉漢孔安國序書乃始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不知果何所本蓋孔子家語自伏羲以下皆稱帝易大傳春秋內外傳有黃帝炎帝之稱月令有帝太皡帝炎帝帝黃帝亦足以表先秦未嘗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也至宋五峯胡氏直斷以孔子易大傳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不信傳而信經其論始定

山屋門人

江雪庵先生凱 附汪炎昶

江凱字伯幾婺源人爲許月卿之壻不求仕進所居號雪庵有

溯泉林木之勝與其友汪炎昶賦詩飲酒上下古今以相娛樂蓋有宋遺民也

提舉程先生榮秀

程榮秀字孟敷休寧人少遊方回之門回以睦州內附將致之仕厥力辭而去乃從山屋許氏受周易學成而以講授爲事非程朱之書蓋不之好也延祐中起爲明道書院山長歷平江學錄嘉興敎授以浙江儒學副提舉致仕

程氏門人 晦翁四傳

許先生瑤

許瑤時登之徒補

孝善家學

山長胡雲峯先生炳文 附族子淀

胡炳文字仲虎婺源人父孝善先生斗元從朱子從孫小翁得書易之傳先生篤志家學又潛心朱子之學上溯伊洛以達洙泗淵源靡不推究雲濠案一本云凡諸子百氏陰陽醫卜星歷術數靡不推究　仁宗延祐中以薦爲信州道一書院山長調蘭溪學正不赴至大閒其族子淀爲建明經書院以處四方來學者儒風之盛甲東南所居面山世號雲峯先生著有易本義通釋書集解春秋集解禮書纂述四書通大學指掌圖五經會義爾雅韻語等書修

周易本義通釋序

宇宙閒皆自然之易易皆自然之天天不能畫假伏羲以畫天不能言假文王周孔以言則是羲文周孔之畫之言皆天也易

言于象數而天者具焉易作于卜筮而天者寓焉善乎子朱子之言曰伏羲易自是伏羲易文王周公易自是文王周公易孔子易自是孔子易嗚呼此其所以爲羲文周孔之天也必欲比而同之非天也易解凡幾百家支離文義者不足道附會取象者尤失之蓋凡可見者皆謂之象其或巧或拙或密或疏皆天也易之取象壹是巧且密焉非天矣惟邵子于先天而明其畫程子于後天而演其辭朱子本義又合邵程而一之是于羲文周孔之易會其天者也學必有統道必有傳溯其傳羲文周孔之易非朱子不能明要其統凡諸家講易非本義不能一然其統其傳非人之所能爲也亦天也予此書融諸家之格言釋本義之要旨後之學者或由是而有得于本義則亦將有得于羲

文周孔之天矣

四書通序

四書通何爲而作也懼夫讀者得其辭未通其意也六經天地也四書行天之日月也子朱子平生精力之所萃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之心所寄也其書推之極天地萬物之奥而本之皆彝倫日用之懿也合之盡于至大而析之極于至細也言若至近而涵至深之味事皆至實而該至妙之理學者非曲暢而旁通之未易謂之知味也非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未易謂之窮理也余老矣潛心于此者餘五十年謂之通矣乎未也獨惜乎疏其下者或泛或舛將使學者何以決擇于取舍之際也此余所以不得不會其同而辨其異也

百家謹案雲峯于朱子所注四書用力尤深僥雙峯從事朱學而爲說多與朱子牴牾雲峯因而深正其非作四書通恐取纂疏集成之戾于朱子者刪去之有所發揮者則附己說于其後

祖望謹案雲峯初年有二爻反對論二體相易論二十四氣論晚年乃成通釋又精六書之學明儒趙古則之淵源蓋出于此

雙湖門人 朱江五傳

董先生真卿

董真卿字季真鄱陽人深山先生鼎之子也學于雙湖勿軒著有周易會通十四卷明楊士奇稱爲集大成之書子僎

雲峯門人　晦翁五傳

程先生仲文

程仲文者不知其爵里雲峯胡氏弟子也所著有大學釋旨

隱君陳先生廷玉

陳廷玉字伯圭德興人也從胡雲峯學元季不仕工詩

王先生僴

王僴字伯武□□人胡雲峯之高第弟子也　補

梓材謹案江南通志謂先生與雲峯同邑則亦婺源人也通志又載其著書極博朱楓林升素稱博洽凡有疑必曰以問伯武

季貞家學　朱江六傳

莁先生僎

董撰季眞子季眞著易會通嘗供檢閲參校之職參周易會通跋

王氏門人晦翁六傳

張先生以忠

張以忠學于王伯武補

張氏門人晦翁七傳

鄭先生四表

鄭四表天台人學于張以忠補

鄭氏門人晦翁八傳

教諭趙考古先生謙詳見明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八十九終